



Virginia Woolf.

吴尔夫文集

夜与日

[英]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唐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尔夫文集



夜与日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唐伊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与日/(英)吴尔夫(Woolf, V.)著;唐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吴尔夫文集)
ISBN 7-02-003973-1
I. 夜… II. ①吴…②唐…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274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李 博

夜 与 日

Ye Yu Ri

[英]吴尔夫 著

唐 伊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3973-1/C·43

定价 26.00 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Virginia Woolf.

前 言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以意识流小说家而名声远播，例如她的著名小说《达洛维太太》、《到灯塔去》、《海浪》等等。但是这里介绍的却是吴尔夫的长篇小说《夜与日》——一部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

可以说，《夜与日》是吴尔夫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创作于一九一七年，杀青于一九一九年。小说取材于作者自身的经历。熟悉一点吴尔夫的人都知道，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学者和编辑。莱斯利爵士的原配夫人是作家萨克雷的女儿，他们有一个女儿。吴尔夫是莱斯利继室的女儿。这是一个大家庭，除了莱斯利夫妇，吴尔夫的同胞兄妹、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就有八九个。父母去世后，这一群兄弟姐妹与一批大多受教于剑桥大学的学识卓异的优秀青年交往密切。他们在布卢姆斯伯里莱斯利爵士的寓所聚会，被人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这是有影响的文化沙龙。后来，吴尔夫和丈夫——著名的批评家兼经济学家伦纳德·吴尔夫成立了霍加恩出版社。他们的办公室很快就成了青年作家的聚会地点。小说《夜与日》中青年们的活动及生活空间都发生这样的情景之中，所有的关于这些内容的叙述都极其真实自然。

小说主要描述了大诗人的后裔凯瑟琳小姐与颇有文才、风流倜傥的青年诗人罗德尼门当户对，似乎很快就能名正言顺地

成为伴侣。她(他)们的长辈,她(他)们的朋友都欣喜地关注着他们,为他们祝福。但是真正的爱情并不是假借人手安排的,就是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也感觉到没有爱情的婚姻将是折磨人的桎梏。凯瑟琳、拉尔夫、玛丽一群年轻人都在苦苦地思索,满怀希冀地探求着爱情的真谛。经过一番挣扎,凯瑟琳与罗德尼冲破各种观念上的藩篱,终于各自找寻到了自己的意中人,最终在长辈的谅解下,解除了婚约。

故事不复杂,人物也不多。不像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那么耐看,也不像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那么读来令人激动,但是只要你愿意静静地看下去,便会体会到字里行间一股令人欲罢不能的力量,书中人物之间那种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的描写深入到心灵,深入到思想……这些都预示着作者在写作中力求变化的努力与用心。读到了这些,吴尔夫最终成为在意识流写作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吴尔夫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都是有教养、谈吐不凡、彬彬有礼的有识之士。即使在追求爱情这种浪漫的恋情的时候,她笔下的人物也都很理智,很清醒,没有哪个人因为情感而迷惘,而失却本性。她的人物有时处在一片极为耀眼、光明的灵光之下,有时则又为晨雾暮霭所笼罩。这大概就是《夜与日》的寓意,抑或也是这位惯爱思考的意识流作家的早期创作中的意识流动吧。

梅 子

二〇〇二年五月

1

十月里的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凯瑟琳·希尔贝里与其他许多和她同样出身的年轻小姐一样,在给客人们倒茶。她似乎只把五分之一的心思用在倒茶上,别的心思却越过了横隔在星期一早上与眼下这充满压抑感的时刻之间的时间障碍,遐想着白天里自己通常愿做的事情。她这时虽然没有说话,但对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场面,显然能够应付自如。她想让茶会像过去几百次那样,自然而然地进行,而她却可把绝大部分心思用在别处。一眼就可以看出,希尔贝里夫人善于把为老年贵宾举行的茶会办成功,她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如果倒茶涂牛油面包之类的琐碎事儿都有人代劳的话,她几乎就用不着女儿插手帮忙了。

为数不多的客人在茶桌周围就座还不到二十分钟,就都已满脸高兴,高声谈笑着。这种活跃的气氛确实说明女主人值得赞扬。凯瑟琳不禁想到:这时如果有人打开房门,来人准会认为这些人是自己在这里尽情欢乐,而且还会说:“我可进了个极乐园!”因此,她忍不住笑起来,并且也说了一些助兴的话使得茶会更加热闹,这似乎只是为了维持“极乐园”的声誉,因为她自己并不感到兴奋。使她觉得十分有趣的是,正在这时,房门猛然被推开,一个年轻小伙子走了进来。她在跟他握手时,在自己心里这样问他:“喂,你认为我们过得很快活吗?”然而,她说出来的话却是:“妈妈,这位是丹厄姆先生。”因为她见母亲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丹厄姆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更增添了一个陌生人闯进一间坐满举止自如、高谈阔论的客人的客厅时所感到的尴尬。同时，他觉得好像身后有无数扇衬着软垫的门把他与外面的街道隔绝了。宽敞而又坐客不多的客厅里轻烟缭绕，在放着蜡烛的茶桌上呈现的是银白色，而在火炉前则成了红色。此时，公共汽车、出租马车仍然在他脑海里奔驰，身体似乎仍在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中快步穿行。他觉得眼前的客厅是那样的遥远和宁静。在蓝色烟雾的衬托下，相隔而坐的老人们，个个面色柔和，脸上还显出一抹红晕。

丹厄姆先生刚进来时，著名小说家福特斯科正在说话，一句长长的话正讲到半中间。这时他只得暂停一下，等新来的客人坐下。希尔贝里夫人连忙探过身去，灵巧地接着小说家的话头说：

“唉，丹厄姆先生，假如你和一个工程师结了婚，而且非得在曼彻斯特定居下来，你会怎么办呢？”

“她肯定能学波斯语呀，”一个干瘦的老绅士插话说，“难道曼彻斯特连个能教她波斯语的退休教师或知识人都找不到吗？”

“我有个表妹嫁到曼彻斯特去了，”凯瑟琳解释说。丹厄姆只咕哝了两句，确实，人家也只需要他这样应酬一下。接着，小说家继续说他那句被打断的话。丹厄姆先生暗自狠狠诅咒自己不该抛弃那自由自在的街道，来到这坐满老于世故的贵人的客厅。别的不快且不说，他在这儿是显不出他的优势的。他四下扫了一眼，发现在座的除凯瑟琳之外，都是四十开外的人。惟一使他感到慰藉的是，福特斯科先生是个相当有名的人，今天能见一面，日后回想起来，也会感到十分荣幸。

“您去过曼彻斯特吗？”他问凯瑟琳。

“从没去过。”她回答说。

“那您为什么反对去那儿呢？”

凯瑟琳在搅拌着自己杯里的茶，丹厄姆以为她在心里想着给别人加茶，但实际上她却在想着如何使这位陌生的年轻人跟其他客人融洽起来。她注意到，他正在紧紧握着茶杯，那薄薄的瓷器真有被捏瘪的危险。她还发现，他神情有点不自在，瘦削的脸颊略显红润，看得出是一路上风吹的，头发呢，也略为蓬乱；就这个模样儿参加这样的茶会，有些无所适从，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参加这样的茶会，只是因为好奇或者由于她父亲的邀请才来的。——不管怎样，看来是很难使他与其他客人话语相投的。于是，她随便回答说：

“因为在曼彻斯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福特斯科先生已经观察她好一会儿了（这是小说家的天性），听了这话，他脸上现出了微笑。他以此为话题，又发了一通议论。

“凯瑟琳小姐的话虽说有点儿夸张，但却说到了点子上。”然后，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晦暗、多思的眼光盯着天花板，两手的手指相互顶着，开始描绘起曼彻斯特来：曼彻斯特的街道令人生畏；郊外的田野空旷寂寥；那姑娘将要居住的房子又简陋又矮小。然后他谈到那些倾心于英国新一代剧作家玄乎难懂的作品教授们和可怜的青年学生们，他们会去拜访她。渐渐地，她的容貌就会变化；接着，她就会逃回伦敦，由凯瑟琳领着上街逛马路，就像一条用皮带拴着的心情急切的狗，被人牵着经过一家家喧闹的肉店。

“啊，福特斯科先生，”希尔贝里夫人等他说完就大叫着说，“我最近还写信告诉她，我是多么忌妒她呀！我想念着那些大花园，那些戴着露指手套剪烛花的可亲的老太太，她们只爱看《旁观者》杂志，其他什么也不看。这一切都消失了吗？我还告

诉她，在那儿，她会发现伦敦的好东西，却见不到像伦敦这样可怕的使人心情沮丧的街道。”

“那儿有一所大学呢。”刚才坚持说曼彻斯特有人懂波斯语的瘦绅士说。

“我知道那儿有荒野，是前几天在一本书中读到的，”凯瑟琳说。

“本人对家小的无知，感到既非常惭愧又十分惊愕，”希尔贝里先生说。他已上了年纪，一双红褐色的椭圆形眼睛，就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算得上是炯炯有神的，因而，抵消了一些显现在脸上的老态。他不停地玩弄着表链上一颗小小的绿宝石，从而露出了修长而敏感的手指。他有个习惯，喜欢快速地摇晃脑袋，而庞大肥硕的身躯则一动不动，似乎在为自己不断提供娱乐和思考的材料，而又尽可能地少消耗体力。别人也许会这样想：他雄心勃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或者是他已实现了自己所能实现的宏图大志，现在则将他的相当敏锐的目光和脑力用于观察与思考，不再在乎什么个人的成就了。

福特斯科先生又开始他那辞藻华丽的演说了。丹厄姆趁机把凯瑟琳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发现她既像父亲又像母亲，父母的特征竟在她身上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她动作快，爱冲动；两片嘴唇时常张开，像要说话的样子，很快再闭上。这一点像她母亲。她的眼睛却是父亲的遗传，椭圆形，乌黑明亮；但明亮之后透露出一层忧郁的阴影，或者说，因为她这么年轻，不懂悲观，也许那不是忧郁，而是沉思与克己精神的表现。从她的头发、肤色以及五官和脸形来看，不能说十分美丽，也还算得上相貌出众。冷静与果断她同时具备，这表明她有鲜明的个性，凭这一点，就很难期望一个和她不太熟的年轻人见了她会感到自在。另外，她个子挺拔；衣服颜色朴素，饰有蛋黄色的花边，花边上镶着一颗古

老的宝石，闪着红光。丹厄姆觉察到，她虽在沉思，却仍能环顾四周，能及时对她母亲的召唤作出反应。很明显，她的注意力不在眼前，心灵深处在想别的事情。他突出地感觉到，她在这些老人面前也并非自由自在，这个女孩儿也不总是那么让他反感。

关于曼彻斯特，要说的都说了。话题转开了。

“那是‘特拉法加之战’^①呢，还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凯瑟琳？”她母亲问道。

“是特拉法加之战，妈妈。”

“对对，当然是特拉法加之战，瞧我多傻气！给客人换杯茶，每人杯里放一片薄柠檬。唉，亲爱的福特斯科先生，我有个很荒唐的小问题，请您帮忙解答。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长着罗马鼻子的绅士，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这时希尔贝里先生插了进来，和丹厄姆谈话。他先对律师职业发表了些很有见地的议论，然后谈了些他一生中所经历过的社会变迁。确实，丹厄姆应该同他交谈交谈，因为丹厄姆曾经写了篇关于某个法律问题的文章，在希尔贝里先生的《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从此他俩就相识了。可是，没过一会儿，萨顿·贝利夫人过来了，希尔贝里先生转过身跟她说话去了。丹厄姆先生觉察自己默默地坐在凯瑟琳身旁，有些可说的话并不想说。凯瑟琳也跟他一样一言不发。由于他俩年龄相仿，都不到三十岁，互相之间很不自在，许许多多容易引起交谈的方便词语，他们都不便使用。凯瑟琳呢，本来可以寒暄几句，表现女性通常具有的

① 特拉法加位于西班牙西南部海岸线上，在直布罗陀海峡之西端。1805年10月21日，英国海军舰队在纳尔逊将军（1758—1805）的指挥下，在这里击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亲切和客气，可是从他那笔挺而又坚定的姿态中，她发现他对四周的环境怀有某种敌意，因此故意不跟他交谈，就让他局促着吧。丹厄姆本想说几句意外的激动人心的话，使她活跃起来，但他克制了。他俩就这样默默地呆坐着。可是，希尔贝里夫人对沉默十分敏感。客厅里哪个角落不出声了，她能像从一段响亮的音阶中听出一个哑音一样，立即觉察出来。每当这时，她常常会做出一副惊疑而又超然的样子，让她说出来的话，就像在阳光下飞来飞去的花蝴蝶。这时她上身探过桌面，说：“丹厄姆先生，你可知道，看见你，就让我马上想起了亲爱的罗斯金^①先生……凯瑟琳，你看是因为他的领带，还是他的头发？还是他坐在椅子上的那种姿势？丹厄姆先生，请告诉我，你是罗斯金的崇拜者吗？前不久有个人跟我说，‘哦，不，希尔贝里夫人，我们可没读过罗斯金的作品。’你呢？你读些什么？你总不能整天坐飞机上天，或打洞往地底下钻吧。”

她和善地望着丹厄姆，后者张了张口，没有发出声来；她又把眼光转向凯瑟琳，她微笑了一下，但也没吭声。于是希尔贝里夫人仿佛灵机一动，喊叫道：

“凯瑟琳，丹厄姆先生一定想看看我们的家珍。他一定不像那个可怕的青年庞廷先生，那个人说：我们的职责就是只管现在，不管过去。可是什么是‘现在’呢？它有一半已经过去，而且是较好的那一半已经过去了。”她转身向着福特斯科先生补充说道。

丹厄姆站起身，有点想走，心想，要看的都看了，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但凯瑟琳也站了起来说：“你也许喜欢看画像吧。”说罢，领着他穿过客厅进了隔壁一间小一点的房间。

① 罗斯金(1819—1900)，为英国散文家、批评家及社会改革家。

这儿有点儿像大教堂里的小礼拜堂，又有几分像大洞穴里的小洞穴，因为远处传来的机动车声，使人联想起河水柔和的波涛。房里有几面椭圆镜，银光闪闪，像星光下微波粼粼的深潭。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古色古香的文物，把它比做教堂只怕更适当些。

凯瑟琳一盏一盏地开着灯。随着灯光的照射，文物一件一件地映入丹厄姆的眼帘：一堆码成正方形，红皮上印有金线条的精装书，一件十分显眼的蓝白长裙装在玻璃盒中，还有一张红木写字台，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各种文具和其他用品。在写字台的上方，挂着一副正方形画像，这里特意多设了几盏灯。凯瑟琳把这儿的灯打开，向后退了一步，仿佛说了声，“瞧！”丹厄姆发现大诗人理查德·阿拉迪斯的两眼俯视着自己。他不由得肃然起敬，若是头上戴了礼帽，准会脱帽致敬。透过画面上柔和的粉红色和黄色颜料，诗人以圣洁友爱的眼光凝视着他以及整个世界。由于油画严重褪色，除了诗人那对漂亮、黑黑的大眼睛，其他部位都模糊不清了。

凯瑟琳似乎在等他把房里的东西都细细地浏览一遍。然后她说：“这是他的写字台。这是他曾用过笔。”她把一支鹅毛笔拿起来，又放下。写字台上斑斑点点溅满了昔日的墨水；鹅毛笔由于长期使用，笔尖秃了，毛也松散了；还有一副特大号金边眼镜，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写字台下，摆着一双又大又长的旧拖鞋。凯瑟琳顺手拾起一只说：“我想呀，我外公的身材至少有现在的两个人那么大。”她接着像背诵似的说：“这是《冬颂》的原稿。他早期的诗比后来的诗修改的地方要少得多。你想瞧瞧吗？”

丹厄姆先生翻阅起《冬颂》的原稿来。凯瑟琳抬头仰望着她外祖父。像往常一样，她又堕入了幸福的幻境：她好像也成了历

史上那些伟人中的一员,至少是一名属于那些伟人世系中的人,平淡无奇的“现在”就更加黯然失色了。肯定地说,对于星期天傍晚的琐碎小事,油画上那幽灵般的巨头压根就没注意到,对于她和这位青年的谈话也不予理会,因为他们只是两个小人物。

“这是诗集第一版的一个本子,”她继续说,没有注意到丹厄姆先生仍然在专心致志地看那本手稿。“里面有几首诗,第一次出版后没有重印过;另外,里面还有几处他修改过的地方。”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了下去,好像连中间的停顿也是早就计算好了的。

“那位穿蓝色服装的老太太,是我的外曾祖母米林顿夫人。这是我舅舅的拐棍,他是理查德·沃伯顿爵士,与哈夫洛克一道解过勒克脑的围^①。嗯……我想想——哦,那是第一代阿拉迪斯和他的夫人一六九七年的画像,他和他的妻子是我们家的创业人。这个碗,是前不久一个人送给我们的,因为上面印有阿拉迪斯家族的纹章和姓氏的首写字母,可能是他们银婚日那天人家赠送给他们作纪念的。”

说到这儿,她收住了话头。她觉得有点奇怪,丹厄姆先生为何一声不吭。开始,她认为他对自己有反感,这种看法,本来在她介绍家庭遗物时已暂时消失,现在又强烈地回到她脑海中。她不由得打量起他来。母亲刚才把他和已故伟人扯在一起,把他与罗斯金先生相比,是从尊重他起见。这种比拟现在仍留在凯瑟琳的心里。因而,她以格外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他。这对于他当然是不公平的。她见过罗斯金先生的头像,头像是在他面

① 哈夫洛克(1795—1857),英国将军。勒克脑为印度联合省之首府。在印度人民起义反抗英国殖民期间(1857—1858),哈夫洛克曾率兵解过勒克脑的围。

部最富表情时绘下的。两眼从镜框中向外凝视着，这就是她对罗斯金的全部印象。罗斯金与眼前这个身着燕尾服来访的年轻人，当然不一样。他的面孔比较特殊，敏感而又坚定，但不像是个喜欢深入思考的人。额头宽阔，鼻子长而大；上下两唇修刮得干干净净，更显出一副倔强、敏感的样子；两颊瘦削，带着血气方刚的红色；一双眼睛，具有一般的男性那种不大在乎而又以权威自居的目光，但在适当场合，可能会流露出较为微妙的情感，因为这双眼睛又大又呈清亮的棕色——它们似乎是在犹豫、沉思。凯瑟琳一边打量着他，一边在设想：假如给他配上络腮胡子，他是不是会更像那位已去世的英雄人物的样子呢？她发现，他那不丰满的身材和瘦削然而健康的面颊隐藏着一种倔强而又具有芒刺的性格。她还注意到，他放下手稿说话时，声音有点儿抖。

“希尔贝里小姐，您一定为自己的家世感到非常自豪。”

“是的，不错。”凯瑟琳接着又补充说，“您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不好？怎么会不好呢？不过，这样领着客人看自己家里的东西，准使您感到厌烦吧。”他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说。

“只要客人喜欢这些东西，我就没这个感觉。”

“要做到不愧对您的祖先，不是很难吗？”他接着问道。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也去写诗，”她回答道。

“对。我也会讨厌这样做。我不能一切都由我祖父剪裁。不过，”丹厄姆带着讽刺性的眼光环视了一眼，“也不只您外祖父一人。您一切都由别人剪裁。我想，您家是英格兰最显赫的贵族之一，其他的还有沃伯顿家族和曼宁家族。您家还与奥特韦家有亲属关系，对吗？”他最后又加一句，“我是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的。”

“奥特韦家的人是我的堂兄妹，”凯瑟琳回答说。

“这就对啦！”丹厄姆以一种下结论的腔调说，似乎他的观点已得到了证实。

“什么对与不对啦？”凯瑟琳说，“我看不出你证明了什么事情。”

丹厄姆故意挑逗性地微笑起来。他本想在她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但看来是不行了，如今能够使这位毫不在意、目空一切的女主人发脾气他也就感到高兴和满意了。

他手里捧着那本珍贵的诗集，没有打开，静静地坐着。凯瑟琳望着他，随着火气的消失，两眼渐渐流露出忧郁和冥思的表情，似乎在思考着很多事情，竟忘了主人的职责。

“对啦！”他又说，突然打开手中的诗集，好像要把想说的和能够说得合乎体统的话都说完。他十分果断地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似乎要对整个册子进行评判，不但评诗，连印刷、纸张和装订都不放过。在对它质量的好坏做了一番评价之后，他把它放在写字台上，然后眼光盯在那位军人曾用过的金把藤手杖上。

“可是，难道你不为你的家族感到自豪吗？”凯瑟琳以质问的口气说。

“一点也不。”丹厄姆说，“我们家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值得自豪——除非您把能够付清欠账也看做是可以自豪的事。”

“这太没意思了。”凯瑟琳说。

“您会发现我们没意思得吓人。”丹厄姆以赞同的口气说。

“不错，我也许会觉得你们没意思，但我想，我总不会发现你们是荒唐可笑的人。”听凯瑟琳的口气，仿佛丹厄姆真的攻击了她家是荒唐可笑的。

“怎么会呢？我们一点儿也不荒唐可笑。我们多少还算得上是体面的中产阶级，寒舍嘛，就在海格特。”

“我们虽不住在什么海格特，但也属于中产阶级。”

丹厄姆只是笑了笑。他把藤手杖放回架子上,然后又将一把长剑从华丽的鞘中抽了出来。

“我家里的人都说,那是克莱夫的剑。”凯瑟琳不由自主地又尽起了主人的职责。

“不会是哄人的吧?”丹厄姆问道。

“这只不过是家庭传说,现在也没办法考证了。”

“您看,我们家就没有什么家庭传说之类的东西,”丹厄姆说。

“你说话真没意思。”凯瑟琳又一次这么说。

“只不过是中产阶级嘛。”丹厄姆反唇相讥。

“你们付你们的账,说你们的真话,有什么理由要鄙视我们呢?”

丹厄姆小心翼翼地把那柄希尔贝里家传说是属于克莱夫的长剑插回了鞘内。

“我刚才的意思只是说,我不想成为您这样的人。”他说,那口气仿佛是要让自己的话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他的思想。

“这是哪儿的话?一个人永远也不愿成为另一个人。”

“我倒想试试。我想成为许多种其他的人。”

“那为什么不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呢?”凯瑟琳问道。

丹厄姆两眼注视着凯瑟琳。她坐在她外祖父的扶手椅上,将她叔祖的藤条手杖在她手指间轻轻地转动;背后,是鲜艳的蓝白油画和印有金线条的红皮书。她那生气勃勃而又泰然自若的姿态,活像一只羽毛鲜亮的小鸟,在进一步飞翔之前安闲地休憩一下。这使丹厄姆很想向她指出她的境遇是多么狭隘。啊,他很快就会被她轻易地忘掉!

“您永远也不会获得第一手知识,”他的口气几乎有点粗鲁,“一切都为您安排好了。您永远享受不到那种用精打细算余下